

## 目 次

哪來的气象員？	羊 羣	1
章氏“政治設計院”	俯 拾	2
“生死簿”	李 冰	5
“肅反即肅革”	俯 拾	7
理曲气壯之歌	弓 馬	9
右派的邏輯	鄒荻帆	10
好一个右派“理論家”	白得易	13
給嗅覺失常的人	苗得雨	15
有个姓葛的人不同意	車馬炮	16
大人先生們的心事	邵燕祥	18
守灵者	山 鷹	19
右派先生的相思病	周望望	20
巧妙的策略	謝 云	22
“親君子而远小人”	沙 岸	23
相信的是什么？	邵燕祥	25
是何居心？	沙 岸	27
白灰泥漿之战	袁水拍	29
蔣幫向紳士先生們致敬	仇学宝	31
右派分子反教条主义	黎 之	33
他嘴里的“宗派主义！”	鄒荻帆	36
这叫什么“派”？	傅 仇	38

他的“批評”	鄒荻帆	40
喂！奇形怪狀的人物	顧工	41
老百姓的話	鍾華	43
“沙里淘金”者	鄒荻帆	45
這樣下去咋得了？	屠岸	47
懊惱歌	袁水拍	48
右派分子說話“難”	南丁	49
孫大雨“看病”	陳山	51
“學者”陸侃如先生	苗得雨	53
斑白的鬢髮	李冰	55
是一塊什麼“材料”	沈耘	59
“士”的真相	曾艾	61
拉斯基的徒弟	王克浪	63
“超階級”的“靈魂”	南丁	64
“英雄”落水記	王東維	66
六教授翻觔斗	俯拾	68
“元帥”的悲哀	王以平	70
十六字真言	俯拾	75
算錯了八卦！	傅仇	77
“良心一條”	苗得雨	79
名目繁多	袁水拍	80
眼淚鼻涕之戰	李濁照	82
右派先生的健忘症	袁水拍	85
“有所提高”	俯拾	87
質問右派野心家	王書懷	90
右派一、二、三	鄒荻帆	92
靈魂腐蝕師	袁水拍	96

## 哪來的气象員？

羊 翬

在这不平常的春天，  
出現了一帮古怪的气象广播員。

開場的低音嘆息着：

“唉，这个早春天气……”

花叢下也傳來詛咒的小語：

“还是冰封雪冻天！”

另一个角落里嚷叫起來：

“哪兒有一絲春風？……”

一只老烏鴉也聒噪着：

“毛毛雨下得真叫人討厭！”

……

这真是遍地冰雪，

这簡直是一片黑暗！

这一群“歷史人物”，

在一陣旋風中忽然出現；  
吹着資產階級的海螺，  
却都在替人民“呼冤”！

好一個“名流”“學者”的“代表隊”，  
好一個造謠的合唱團！  
揭開蓋子一看，  
吓，原來是章羅合記氣象台的宣傳員！

（原載“長江文藝”1957年8月号）

## 章氏“政治設計院”

俯 拾

天下院子很多，  
章氏要撈一個，  
要的什麼樣子  
吵架院——進口美貨。

這玩藝兒好啊，  
吵的資本家變肥鵝！  
工農人民嗎？

“自由”賣血；  
“平等”挨餓；  
要想反對，  
槍打腦壳！

妙呀！看實行了的蔣家哥，  
院子一家人，  
收買、請客，  
打架、抬出棺材來爭奪！  
院子還多哩：  
妓院、按摩院、瘋人院……，  
媽的巴子  
“政治設計”真闊！

恨煞我章氏  
“現在部里的權限太小”呵，  
嘿！一想起這些，  
“非造反不可”!!!  
哎喲喲，章大哥，  
“人大”、“政協”頂不錯，  
憲法由它制，  
民主計劃經它做，  
人民生活提得多，  
還有“政治設計”呀：

搬大山，  
清黃河……  
還請你參加嘍！  
我看呀，  
另搞一套是否妥？

呸！呸！呸！嘍嘍！  
真胡說！  
快把“人大”……什么的  
給我丟下字紙籬，  
我要的是打倒他們的“設計院”，  
由我章氏當中坐！  
“政治設計”，不必羅嗦，  
照抄美、蔣的，  
現成的牛奶還不喝？  
啐！別多心，  
里面沒毒藥，  
想想呀，  
“我隨時可能發展為反革命”，  
搞這一套不正好么！

（原載 1957 年 7 月 11 日“人民日報”）

# “生死簿”

李 冰

他常常炫耀：

遍体清高，

浑身傲骨；

一生經歷

好象污泥里的蓮藕，

風雪中的常青樹。

一顆赤心仗义勇为，

好象梁山泊上的头目；

一支筆鋒横扫千夫，

貌似魯迅的門徒。

却怎么，这时候，

收起以往的斯文，

露出另一副面目，

二目怒視，双手顫抖。

大叫：“肅反比过去的監獄不如！”

人事档案是“生死簿”，

我要親自過目，  
不能背着不可知的罪名  
直到坟墓。

啊，先生！

你的檔案平安無恙，  
如今只有讓眾人過目：  
那裏有獻給敵人的投降書；  
那裏記載着“第三條路”，  
也載有糾集同伙  
    霸占文壇，  
為反黨勝利而歡呼！

如今又趁風點火、撥油，  
決心把共產黨驅逐，  
象那昏迷的賭徒  
一心想坐莊當頭。

啊，壯士！

你不是什麼常青樹，  
原來是滿身毒刺的刺藜頭；  
也不是什麼聖賢的門徒，  
只不過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扒手。



这一切一切，新老罪証  
是誰創造？是誰寫就？  
縱然扯掉那歷史檔案，  
縱然燒毀那陳旧的紙頭，  
那靈魂里的毒瘡  
紅筆怎改？黑筆怎塗？

檔案——光榮的通行証，  
忠實的人們帶着它，  
奔向社會主義通行無阻；  
檔案——生死簿，  
那些不認罪的強盜、扒手，  
背着它爬不過這道關口！

（原載“長江文藝”1957年9月號）

## “肅反即肅革”

俯拾

世界上什麼最聰明？蠢駝；  
世界上什麼最文雅？野豬；  
世界上什麼最筆直？“新月”、CC；

世界上什么最“革命”？孙大雨！

你可知道

大雨孙“革命”二十七年前就开始，  
从参加反动的“新月”，到勾通特务CC，  
并且把罗隆基的賣國計劃，親捧給魏德迈大使，  
但大雨孙的“革命”“功劳”解放后最高，  
一直辛辛苦苦地罵“共產党不能領導”，  
特別罵“肅反即肅革”，“搞的一团糟”。

既然大雨孙的“革命”是一些特务CC……

共產党搞肅反当然罪大惡極！

既然大雨孙的“革命”是特务CC，  
他当然要肅清共產党和進步人士。

既然大雨孙把共產党定罪又肅清，  
人民專政当然垮台，章、罗、孙当然坐朝廷！

莫說只譯一本書的莎士比亞“專家”沒本領，  
一夜會議开出六十几个“反革命”姓名，……  
可是糟糕！真苦主控告！

造时兄呀！看看資本主义法律那条好，  
謝謝子展弟一伸一縮的头早担保，  
我呀，实在“病”的弱不禁風：只“可以游泳”和賽跑。

（原載 1957 年 8 月 29 日“人民日報”）

# 理曲气壯之歌

——擬……

弓 馬

这不是什么剝削，懂嗎？  
这叫理所应当的不勞而獲！

你在一百多度的車間里流汗，  
我坐在涼亭上吃冰；  
你在冰雪里干活兒，  
我坐在水汀旁邊打盹。  
這有什麼本質的不同？  
我們各人有各人的命！

这不是什么剝削，懂嗎？  
（那個名詞兒現在已經不適用）  
什麼“脫胎換骨”，“改變階級”，呸！  
命定的你勞我獲，地道天公！

什麼？不少人在努力改造自己？  
大多數人已經積極地從事勞動？

哼，那是他自己骨头輕，  
說到底，还是天生窮命根！

听見嗎，再不許談什么階級区分。

世界上就只有兩種人：

一种是，象你——被人騎的奴才，

一种是，象我——騎人的英雄。

这沒有有什么本質的不同，懂嗎？

一切都是命定，

你勞我獲，万古長春！

剝削？哼！……

（原載 1957 年 6 月 23 日“解放日報”）

## 右派的邏輯

鄒荻帆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右派先生們講話象吹橡皮球，  
越吹越起勁。

这个說：

“定息二十年一次还清。”

那个說：

“定息不是剝削，  
資本家的帽子本來不存。”

这个說：

“看來三反、五反，是共產黨整人，  
資產階級分子和工人本來無區分。”

那个說：

“對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  
包括了反革命，  
肅反運動糟得很，糟得很……”

于是這樣來了結論：

“三害的根源是共產黨領導人民民主專政，  
共產黨領導，噫，黨天下，一色清。”

“是呀，亂搞就從北京開始，  
一切發源于北京。

人民日報總編輯應該下台，  
共產黨不應有自由言論。  
公方代表應該退出公私合營，  
教授治校比黨委要強萬分，  
機關的黨組就是以黨代政……  
上級幹部應該下轎、下台！  
政治設計院代替國務院，

党中央应在设计院领导下才成。”

右派先生們越吹越起勁，  
人們來看啦，“司馬昭的心”：  
“反官僚主义，人民政府就該打垮，  
反宗派主义，共产党就該肅清，  
反教条主义，馬克思主义就該隱迹銷声。”

但是人民發出了吼声：  
“右派的言論是要把中國又变成黑監獄，  
讓資產階級的鋼絲橡皮鞭又抽撻我們。  
歷史的經驗磨亮了我們的眼睛，  
反对資產階級复辟論。”

右派先生們覺得这是大殺風景：  
“唉，百花齐放，百家爭鳴，  
也是糟得很，糟得很，  
我們在大放，大鳴，  
工農大众就該不講話才成……”

（原載“文藝報”1957年12号）

## 好一个右派“理論家”

白得易

你这个挑撥离間的能手，  
你这个死扯后腿的專家。  
混水摸魚想撈他一把，  
黑白是非尽你掉槍花。

有人要延長剝削二十年，  
你認為这是理所当然。  
你說“定息不是剝削”，  
一唱一和，一点兒不紅臉。

人們說資產階級还有兩面性，  
你狠狠地問：“难道‘五反’还要再來一遍？”  
人們指出思想改造还在進行，  
你就大喊：“这是要我們‘剝皮抽筋’！”

你說工人階級有什么了不得？  
工人也有兩面性——落后性，消極性，

他們赤手空拳沒文化，  
比不上資本家本領高強有腦筋！

誰說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你叫人看看政治騙子李萬銘。  
倒是資本家還有一股事業心，  
資本主義的生產效率硬是行！

好一個右派“理論家”，  
最後的結論你還沒敢下：  
這樣還要工人階級領導個啥？  
倒看今天的中國是誰的天下？

人民的天下萬古長春，  
黨和人民的情誼骨肉難分。  
誰妄想把工商業者拖向反動的泥坑，  
小心歷史的車輪要將你輾成齏粉！

（原載“文藝月報”1957年7月號）



## 給嗅覺失常的人

苗得雨

从鼠洞里吹來一陣涼風，  
吹得你得了感冒，  
鼻腔的溫度驟然增高，  
鼻涕一條接着一條。

他們說：“官僚主義是臭草！”

你說：“你們既然嗅到了，那就錯不了。”

他們說：“臭草的老根是以黨代政！”

你說：“對，無根哪能有苗？”

他們說：“共產黨不應該統購統銷！”

你說：“噫，弄得喝碗豆漿都得排隊挨號。”

他們說：“共產黨員是一模製造！”

你說：“可不？許多人只會背教條。”

他們說：“國家應該由各黨派輪流領導！”

你說：“好，有知識的人真善於創造。”

他們說：“殺共產黨是歷史發展規律一條！”

你說：“你們不說，我還不知道，

你們學問到底高。”

他們說：“現在似乎地動天搖！”

你說：“真的，我只覺得要飄要飄。”

他們說：“我們給你治治感冒，

把連着你鼻子的地方都割掉！”

你說：“啊！怎麼，你們要向我開刀？”

——

一陣虛汗，

抵得阿司匹靈一包。

你終於嗅到事情有點不妙，

從嘴里吐出了第一個問號！

（原載“前哨”1957年7月號）

## 有個姓葛的人不同意

### 車馬炮

我的戰友，要是有人問：

你為誰背井離鄉服兵役？

你一定會笑話這個問題老得皺了皮，

毫不猶豫地說：當兵是為了保衛社會主義，

保衛上万万个一心向着社会主义的姐妹兄弟。  
可是我要告訴你，  
現在有个姓葛的人<sup>●</sup>不同意，  
他說反革命也包括在六億人民的範圍里，  
中國也是反革命分子的，  
保衛反革命分子的責任也要归你！

我的战友，要是有人問：  
你槍膛里的子彈是打誰的？  
你一定会說：这样的問題多容易，  
我們是人民手里的武力，  
槍膛里的子彈專打人民的死敌。  
可是我要告訴你，  
还是那个姓葛的人不同意，  
他竭力煽动你，  
說要把共產党人都槍斃，  
他說沒有共產党也沒有什么了不起！

你也許覺得这些人的論調太稀奇，  
其实那不过是他們“变天”的老主意。  
我的战友，这样的事情可以提醒你，  
在我們祖國美丽的大花園里，  
毒蛇还没有徹底消滅，

---

● 指中國人民大學講師葛佩琦。

它日夜都在尋找咬人的好時機！

（原載“解放軍文藝”1957年7月號）

## 大人先生們的心事

邵燕祥

“哼，黨天下，黨天下！  
工農居然坐天下！  
分我土地，搶我工廠，  
攥着刀把，掌着印把！  
大好的‘中華民國’，  
變成了你們的天下！  
我只有徐圖大計呀徐圖大計，  
這怎不叫我咬碎鋼牙！  
咬碎鋼牙！

“甚么社會主義，  
糟！糟！糟！  
甚么人民民主專政，  
不好！不好！不好！  
甚么共產黨領導，

不要！不要！不要！  
甚么从团结到团结，  
我要搅他个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

“同道們，  
來，來，來！  
不要錯過好机会！  
趁着他們除三害，  
攪混河水摸魚來！  
我們的大害是共產黨，  
叫他們下台，叫他們下台！  
共產黨下台，我們上台！  
來！來！來！”

（原載 1957 年 6 月 11 日“人民日報”）

## 守 灵 者

山 魔

“我这个部長，就是一个守灵牌！”

——章伯鈞

他不喜欢晴朗的白日，

他不喜愛兒童幸福的笑容；  
窗外車輛的喧囂令他煩惱，  
河邊輪船的呼喚令他傷心；  
只有一樣他是虔誠地敬愛，  
那就是資本主義黑色的幽靈。  
殘燭閃着暗淡的黃光，  
檀香伴着木魚單調的聲音。  
他日夜守護着死者的靈位，  
傾訴着他心頭的哀痛與“不平”，  
而且不斷地哀啼着：  
“復活吧，我的主啊，阿門！”

（原載1957年7月16日“人民日報”）

## 右派先生的相思病

周望望

正是春天，  
一片好陽光，花開鳥啼。  
可是，他病倒了，  
一忽兒發抖，  
一忽兒發熱。

也許，他忘了自己在生病，  
掙扎着，用最大的力氣，  
声声咒罵，  
声声嘆息：  
冷啊，冷啊！  
簡直是“冰天雪地”……

看样子病得不輕，  
季節也弄顛倒了，  
把春天說成冬天；  
你曾見過嗎？  
在這大白天  
發出滔滔不絕的夢囈。

大夫給他診斷，  
原來是割不斷的相思，  
你看他顫抖的嘴唇：  
我深深地愛你，  
讓我吻你！  
親愛的資本主義……

（原載“東海”1957年7月號）

## 巧妙的策略

謝 云

你說五加四等于三，  
別人就不能說等于九；  
否則，  
就是妨礙了你的言論自由。

你說煤是白的，  
別人就不能說是黑；  
不然，  
就是違反了“鳴”“放”政策。

只准你顛倒黑白，  
不准別人明辨是非；  
否則，  
就不是“放”，而是“收”。

你儘可血口噴人，  
別人却無權申辯、說明；



不然，  
就是嚴重地压制批評。

你的邏輯雖然荒謬，  
你的策略却實在巧妙；  
只是可惜那條毛茸茸的狐狸尾巴，  
却怎么也掩藏不了。

你向別人要的是民主和自由，  
你給別人的却是專橫和霸道；  
你想把人民的手足縛住，  
好讓你放肆地散布各式各樣的病毒、菌苗！

（原載 1957 年 6 月 15 日“解放日報”）

## “親君子而遠小人”

沙 岸

在一次幫助黨整風的座談會上，  
有個教授發表了這樣的言論：  
那些愛向組織上彙報的黨員、團員，  
有的是魏忠賢，有的是劉瑾，

他們都是一派小人，  
奉劝党的領導要多加戒心。

这位教授扶了扶黑色眼鏡，  
一字一句，說來娓娓动听：  
我这样的人才是正人君子，  
党的領導應該和我一条心，  
如果还不親君子而远小人，  
逃不了象大明朝亡國那样的命运。

这教授可算是“耿耿忠心”，  
看來共產党應該接受他的批評：  
把党团员打下十八層地獄，  
讓士大夫一个个借尸还魂，  
再把共產党的名字硃筆一改，  
改成“君子党”——这个美妙的名称。

我們要問問教授先生：  
这样做你是不是如意称心？  
我們要正告右派先生：  
这样做我們六億人民坚决不答应！

（原載“星火”1957年8月号）

## 相信的是什么？

——讀哲理詩“更相信人吧！”有感

邵燕祥

“更相信人吧！”

“更相信人吧！”

請听这一篇哲理，

据說是“馬列主义的最大秘密”。

相信的是什么？

“任何人”，

“任何一顆心”，

“任何一个灵魂”，

不管什么立場，

不管是友是敌，

全都非凡美丽，

善于接近真理。

相信各种各样的“良心”，

可不許“橫加統一”，

不許“干涉”，不許有“跑道的白綫”，  
任憑任何人跑向任何目的。  
還要相信每一個幻想，  
還要相信每一棵幼苗，  
哪怕是毒草冒頭，  
也請你“鋤頭休息”。  
好一篇哲理，  
豈止是針對着“衛道”的陳沂？！

“更相信人吧！”

“更相信人吧！”

要什麼階級分析？

（任何一顆心的深處，  
都埋藏着比烏拉爾更多的金、玉。）

要什麼思想改造？

（任何人都能辨別真、善、美，  
遠遠超過向日葵向往太陽的能力。）

還要說什麼黨的領導，

當然是多此一举，大可不必。

就是這一篇“相信人”的哲理，

據說是“馬列主義的最大秘密”。

但是馬列主義本沒有什麼秘密，  
億萬人民相信着一條真理：

共產黨引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  
沒有黨的領導就要人頭落地！

（原載“文藝報”1957年19號）

## 是 何 居 心 ？

沙 岸

在中共江西省委統戰部召開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座談會上，民盟江西省委常委、民盟南昌市委主任委員王秋心，自稱是搖動板斧的“黑旋風”，向黨進行了惡毒的誣蔑和進攻。

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做成，  
這句話我承認又不承認。  
要問持之是否有故？  
請聽我“黑旋風”鳴一鳴。

趙醒儂、方志敏，  
瞿秋白、鄒代英，  
他們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  
為革命洒熱血，英勇犧牲，

不愧为特殊材料做成；  
还有那些仁人志士，  
死于抗美援朝和解放战争，  
怎能够不叫人油然而敬？

如今世见到的党员同志，  
我王秋心可不敢乱加恭敬。  
第一种：洋洋得意，唯我独尊；  
第二种：脱离实际，脱离人民；  
第三种：缺乏文化，骄傲横行。  
他们是“党贵族”、“党老爺”，  
哪里是什么特殊材料做成？

要是读者有兴趣，  
不妨把王秋心的话加以点明：  
死了的党员有一些尚可尊敬；  
活着的党员一个个令人可憎。  
从中央到省、到县、到农村，  
到处“一团黑”，  
和旧社会一样情形，  
共产党高高地骑在人民头上，  
眼睛里从没有“黎民百姓”。  
这些人哪有我王秋心德高望重？  
干脆下台来，让我上台执政！

我們是社会主义新中國的人民，

坚决反对这种荒言謬論！

我們要問王秋心：

你揮动板斧，究竟是何居心？

（原載“星火”1957年8月号）

## 白灰泥漿之戰

袁水拍

也出現了一些仇視社会主义、仇視共產党的惡意的破坏性的言論。

是“幫助整風”嗎？假的，真正是一場欺騙。

——人民日報社論

共產党，要整風，  
机会來到快起哄，  
右派头兒來布置：  
白灰泥漿一大桶。

大会小会我都到，

牆報壁報我投稿。  
擒賊擒王我懂得，  
瞄準那個共產黨領導！

“談意見，我沒啥，  
談情況可得問咱。  
我曾挨過他的整，  
他是咱機關一霸。

他吃的是芝麻，  
又把綠豆拉；  
他浪費過鷄毛，  
又把蒜皮撒。

上月十八公園里，  
有個女人和他勾搭；  
也可能是他老婆，  
不過他一向和老婆吵架。

再說，他面相不太正派，  
不是右眼有些歪，  
定是左眼有些邪，  
鼻子好象有點白。



人不为己天誅地滅，  
他当然有个人主义。  
有官皆僚，无僚不官，  
他当然是个官僚主义。

他好象永远正确，  
天下哪有这样的人？  
总之他的錯誤不輕，  
我不信成績是基本。

說的不对，希望指正，  
帮助整風，一片至誠。  
‘上級’發下的白灰泥漿，  
我叫它一滴也不剩。”

（原載“人民文学”1957年8月号）

## 蔣幫向紳士先生們致敬

仇学宝

葛兄，儲兄，其他諸位，  
“中央日报”在此九十度鞠躬。

你們“的確有一手”，  
欽佩，欽佩，“值得鼓掌”稱贊！

葛兄，儲兄，其他諸位，  
“發揮中國知識分子的正義感”  
去殺共產黨，去殺無產者，  
殺開一條“民主自由”的道路來！  
不要怕，不要退，  
“海外流亡人支持你們”，  
還有美國主子的第七艦隊，  
誰怕、退，便是胆小鬼！

“少將”先生，“司法部長”先生，  
煩請二位轉告大陸上的“自己人”，  
乘着共產黨整風的好時機，  
叫他們不擇手段地去干：  
寫恐嚇信，扔玻璃瓶炸彈，  
到處去放火、煽動、爭取，  
象胡風先生那樣把糊塗虫拉過來！

葛兄，儲兄，其他諸位，  
右轉彎，再右轉彎，  
叫歷史車輪倒過來，  
把工廠、土地、政權統統奪過來，

好讓“流亡人”早日歸來！

葛兄，儲兄，其他諸位，

請你們耐心等待：

“今年中秋吃月餅流亡人准回來，  
讓咱們把筵席擺在老百姓的背脊上，  
痛痛快快地干他媽的一杯！”

（原載1957年6月26日“解放日報”）

## 右派分子反教條主義

黎 之

右派先生最會花言巧語，  
他們張開嘴巴，大聲疾呼，  
要反對教條主義。

為了尊重先生們的意見，  
這裡作了一點摘記。

“可怕的教條主義者啊，  
你給我們規定了多少教條！  
文藝要為政治服務，

这簡直是不要藝術；  
作家要深入工農群众，  
这把老子的身价降得太低；  
还說什么要歌頌新社会，  
这是逼我們粉飾现实。

.....

“我們不願昧着良心寫作，  
我們要‘干預生活’，  
只有暴露黑暗，  
才能够动人心魄；  
我們偏偏要鞭打这新社会，  
讓讀者看看，  
它是多么丑惡。

.....

“不，我們怕，  
怕教条主义者都有权柄。  
我們只不过形象地攻击了一下社会主义，  
你們就組織批評，  
这是扼殺創作，  
这是压制創作热情。  
胡風說你們是五把刀子，  
我看你們比刀子还凶。”

右派先生們越說越氣，  
兩隻拳頭高高舉起。

“要反響就要反個徹底，  
來仔細地追查，  
教條主義的老根在哪里。  
哦，根就是黨的領導，  
根就是馬列主義。  
是時候了，  
把這產生教條主義的兩條老根，  
徹底鏟除。”

先生們的發言似乎還沒有完，  
可惜我只記到這里；  
咱們請讀者評評，  
他們到底反對的是什麼主義？

（原載“文藝報”1957年15號）

## 他嘴里的“宗派主义！”

鄒荻帆

他是个雜誌的編輯，  
无窮的“忿懣”在他心底。  
几十次迸出一句話：  
“你們有宗派主义！”

這是一篇來稿，  
咒罵黨領導文藝。  
什么“乍暖還寒，最難將息……”，  
什么“昏迷、无知”，“今不如昔”，  
他還嫌沒有說出“心中事”。  
編委們說：“這是向黨攻擊。”  
他說：“這是老作家呀，  
你們有宗派主义！”

這是一篇來稿，  
受了右派的嗾使。  
說什么教授治校，

說什么取消学校党委制。

他还加一个头号大标题：

“思想大革命，文化新五四。”

編委們說：“这是資產階級民主。”

他說：“尊重青年作家，培养新生力量呀，  
你們有宗派主义！”

他还大声呼吁着：

“你們是黨員負責同志，

为什么不起來揭露党内秘密？

刊物机关化之后，

为什么就不能一致向机关射击？

敲作协的大門呀，

揭党组的盖子！”

在这里他算碰了壁，

“哦，你們有宗派主义！”

于是他四出活动，

找他的老相識。

要办同人刊，鼓吹“大民主”，

要自由自在攻击党，

象烏鴉飛滿天，黑字印滿紙，

按照資產階級的意識，

还要國家出版社无条件給与便利，

仿佛讓老虎到馬路上去散步，  
自由自在地尋找糧食。  
全体同志都憤怒地指着他的臉：  
“野心家，你打什麼主意？”  
這時他低頭喁喁獨語：  
“你們還象文藝界？  
你們是在圍剿我，  
你們有宗派主義！”

（原載 1957 年 9 月 4 日“人民日報”）

## 這叫什麼“派”？

傅 仇

——反對“歌德派”！  
——反對“歌德派”！  
這聲音叫得好古怪，  
這聲音從何處飛來？

這個“歌德”，可不是德國詩人，  
也不是什麼歌德的流派。  
這是個新名詞，



創造这个名詞的，真有点“天才”。

听听他們的注解，

真有点独出心裁：

“贊揚新社会，歌頌新时代，

‘歌功頌德’，简称‘歌德派’。”

他們反对我們的文学

真实地表現我們偉大的时代！

他們憎恨它，排斥它，

狠狠一脚把它踢开！

那么，他們又提倡什么？

他們又叫什么“派”？

“暴露黑暗，狠狠鞭笞，

这样的作品，才算精彩”！

其实，攤开他們的底牌，

就是把现实生活給予歪曲、涂改！

他們把这种毒液放出來，

也許他們会說这也是一种“流派”。

我們要大喝一声：

——这是“右派”！

（原載“星星”1957年8月号）

## 他的“批評”

鄒荻帆

“什麼大放炮，”

他從心坎裏就不信任：

“共產黨哪能讓人批評！”

他口裏却嚷嚷着：

“對黨，我是忠心耿耿。”

右派發表了進攻的言論，

他想這是時候了：

“我講話，憑我的良心，

三害的根源的確是無產階級專政。

英美的政黨才是自由競爭，

議會上哪有共產黨講話的份！”

工人階級發出鋼鐵般的聲音：

“右派野心家們，

休想推翻人民民主專政！”

這時他心里熱油滾滾：

“我老早就說了嘛，  
共產黨哪能讓人批評！  
自由呀，民主呀，哪兒去尋！”  
對的，右派先生，  
你忘記了中國是人民民主專政？  
你對資產階級倒是十分忠心。

（原載“北京文藝”1957年7月號）

## 喂！奇形怪狀的人物……

### 顧 工

象是在萬里晴空中  
飄來幾朵烏雲；  
象是在綠色的大地上  
揚起一股灰塵。  
啊！各種奇形怪狀的人物，  
發出了各種荒謬絕倫的言論……

當年用皮鞭抽打工農脊背的財主，  
今天却在怨天憫人地嘆息：  
“唉！日子真難過啊！我的工人和農奴……”

当年把共产党员拴上绞架的“好汉”，  
今天却在痛心疾首地狂呼：  
“看啊！有多少冤魂，我们要平反……”

当年在国民党党部走进走出的要人，  
今天却在假痴假呆地惊叫：  
“党天下呀！这是最最严重的病毒……”

当年给美国大使擦过皮鞭的奴仆，  
今天却在野心勃勃地呐喊：  
“我们需要西方的议会，华尔街街头的民主……”

喂！奇形怪状的人物，  
你不要再来扮演历史的丑角，  
你不要再来涂抹可憎的脸谱！  
悔悟吧！悔悟，真诚地悔悟：  
割掉你心头上的那块黑斑，  
擦掉你鼻子上的那圈白点……

（原载1957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 老百姓的話

鍾 華

右派先生們突然“关心”起人民來了，  
這真使我們這些老百姓吃驚不小。

什么：統購統銷沒搞好；

什么：合作化呀更糟糕；

什么：鎮反、肅反搞錯了；

什么：人民的生活沒有提高……

這些先生們都裝作“為民請命”的模樣，  
雖然我們並沒有請他們當我們的代表。

好在時間還沒隔得太久，  
舊社會的事情我們還沒敢忘掉，  
難道不正是這些大人先生們嗎？  
騎在我們的脖子上橫行霸道：

他們收租，我們種稻；

他們發財，我們累倒；

他們出門，我們抬轎；

他們收捐，我們上吊；

他們殺人，我們挨刀；  
他們放火，我們遭燒……

好了，好了，  
够了，够了，  
這就是他們這些“老爺”的“德政”，  
這就是他們這班“大人”的“王道”。

多虧共產黨領導我們革命勝利，  
我們才抬起了頭，伸直了腰，  
穿得暖，吃得飽；  
毛主席又領導着我們，  
走上了社會主義的幸福大道，  
生活天天向上升，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忽然間，這些大人先生們搖身一變，  
也來“關心”起我們這些老百姓了。  
請問你們到底“關心”我們些什麼呢？  
依我們看來，不過是：

你們那失去了的土地工廠，  
你們那失去了的玉帶蟒袍，  
你們那打人的皮鞭，  
你們那殺人的屠刀，

你們那正在被劳动改造的三親六戚，  
你們那在土改时被分掉的狐皮皮襖，  
再就是我們囤里越來越多的米面，  
還有那我們腰里越來越鼓的錢包。

告訴你們這些大人先生們，  
你們所有的挑撥離間全是徒勞，  
共產黨的領導呱呱叫，  
人民的江山牢又牢，  
社会主义光明路一條，  
你們休想動搖它半分毫！  
如果你們胆敢執迷不悟，  
我們就新賬舊賬一起向你討！  
如果你們胆敢鋌而走險，  
請嚐一嚐我們手中的錘頭、鐮刀！

（原載“山花”1957年8月号）

## “沙里淘金”者

鄒荻帆

大會展開斗爭，

反击右派言行。

这位同志的态度

“冷静”有如寒冰。

“难道他全盤講錯，

总該沙里淘金！

“他說百花齊放，

不要黨的領導。

当然这是錯誤。

他也要黨放心、容忍，

主張鳴而不爭。

“他罵人事單位

等于公安部門。

虽然語言誣蔑，

足証意見在心。

文人夸夸其談，

蒼蠅大象不分。”

“沙里淘金”，多好听，

好似藍天碧波海鷗鳴。

右派要鑿穿海船底，

船沉海底誰淘金？

海鷗上下為誰唱，



海鷗、海鷗，  
本來沒有愛社会主义的心，  
你呢，“沙里淘金”的人？

（原載 1957 年 7 月 20 日“人民日報”）

## 这样下去咋得了？

屠 岸

走社会主义的路？  
走資本主义的道？  
你搖搖頭說：  
“不大知道。”

有人要叫共產黨下台，  
有人要把共和國偷盜，  
你眨眨眼說：  
“不大緊要。”

多分到一件文具，  
你喜得雙腳直跳；  
少領到一件家具，

你气得青筋直暴。

大是大非，  
你兴趣不高；  
小是小非，  
你斤斤计较。

你只争鸡毛好不好，  
只争蒜皮要不要，  
不问脑袋掉不掉，  
这样下去咋得了？

（原载1957年8月20日“人民日报”）

## 懊 恼 歌

袁水拍

明明是艳阳天气春光好，  
却道是乍暖还寒雪未消；  
明明是康庄大道直苗苗，  
却道是羊肠小径多坑凹；  
明明是新中国的火车头轟隆隆地前进，

却道是社会主义的列車快要拋錨；  
明明是穿山越嶺鐵路公路新修千百條，  
却道是：举个例，本宅門口的馬路翻漿了！

惱只惱春夢一場天方曉，  
怪只怪鬼使神差迷心竅，  
气只气众叛親离无情义，  
恨只恨流年不利栽一交，  
悔只悔冒冒失失放大炮，  
嘆只嘆一向神机妙算，这回压錯了宝！

（原載 1957 年 7 月 5 日“人民日報”）

## 右派分子說話“難”

南 丁

引車賣在“奔流”三月號寫雜文一則：“說話‘難’”。

引車賣即右派分子樂星。

“難哉！難哉！”

說話難啊，說話難！……”

他說着，搖頭擺尾，

还發出一声長嘆。

說話真的难嗎？

我不免想了一番。

他倒是道出了右派的苦惱，

說話的確是有些难。

既反对共產党，

又要扮出衷心拥护的嘴臉，

既要攻击共產党，

語言又要隱晦、曲折、婉轉。

語言要隱晦、曲折、婉轉，

外加謹慎小心一点，

不要叫抓住了小辮子。

唉，担了怎样大的風險！

而且还有这样的問題：

語言(手段)与目的怎样統一？

怎样能又“衷心拥护共產党”，

又能把共產党攻击？

翻过康熙字典，又查大辞源，

却都难于找到这样的語言。

“难哉！难哉！

說話难啊，說話难！……”

（原載“奔流”1957年8月号）

## 孙大雨“看病”

陈 山

头昏、發热、心跳，

四肢酸麻，

渾身顫动；

再加上精神恍惚，

睡中多夢！

啊哟哟，我的先生，

这是一种什么病痛？

搭一搭脉看：

人气少，

鬼气多！

看一看气色：

心虛臉腫！

但是磅一磅分量：

一身肥肉，  
却足有一百七十八斤重！

說明這是資產階級瘋癲病：

外強中干，

心凶命窮；

“欲求過甚，

所願不遂；

因此肝火大旺”眼睛紅！

這病人的氣質，

實在和今天的气候不相容！

開什麼方子好呢？

他要求的藥品

是社會主義的胎兒一個，

白花花的銀子千封！

這就須要“本草綱目”大補充，

也使得扁鵲、華佗嘆技窮。

噯！看來是病入膏肓太沉重，

痰迷心竅到喉嚨；

除非是脫胎換骨，

永遠難返老還童！

若要苟延殘喘，

就得掐緊人中！

（原載“文藝月報”1957年8月号）

## “學者”陸侃如先生

苗得雨

你的“學問”實在深啊，嗯，真不淺，  
對付共產黨，你既有“學術”研究，也有“實踐”經驗。  
解放前，你腳踏兩隻船，  
東門開一扇，西門開一扇：  
有人去台灣，你操心費力出盤纏；  
有人去解放區，你也陪個笑臉說：“祝您一路平安！”  
解放後，你又把前門一關：  
“當一個民主人士，是我的心願，  
我已經年邁力衰，我的時間金不換，  
一切政治活動都不要通知我吧，  
我要集中精力把學術問題鑽研。”  
然而，你把後門打開了，  
你把你的蝦兵蟹將招呼到身邊：  
“喂！諸位，咱們社員的條件要放寬呵，要放寬，  
反革命分子也可以發展！你們儘管大胆干！”

你的“學問”實在深啊，嗯，真不淺，  
對付共產黨，你既有“學術”研究，也有“實踐”經驗。  
一陣鳴放的鑼鼓，敲得你昏昏然：  
“啊！時候到了，劉鴻賓啊，快快射毒箭！  
取消黨委制！反對共產黨包辦！  
回頭我再寫文章，把黨委制狠狠咒罵一番！  
單等有朝一日出現了匈牙利事件，  
你我將眉開眼笑，去收拾混亂局面……”  
誰知年景未變，喜歡變成空喜歡，  
你的尾巴剛搖了兩下，就被人們釘在銅牆鐵壁上面。  
你急急忙忙翻書本，引經據典，  
有板有眼地唱起三花臉：  
“我寒窗 40 年，讀書破萬卷，  
出口成篇，下筆萬言，  
我是學者，我是專家，  
我是文聯主席，我是政協委員，  
你們竟然說我是反黨大老板，  
你們知道嗎？這是不合邏輯的推斷！  
‘取消黨委制’是我一篇學術性的發言！  
我是一根普通的火柴！  
我不是熊熊的火把！  
更不是什麼反對社會主義的炸彈……”

（原載“前哨”1957年8月號）



## 斑白的鬢髮

李 冰

斑白的鬢髮，  
長輩的桂冠，辛勞之花，  
看着長輩的滿頭白髮，  
誰不肅然敬他？

他走上講壇，  
用手擺弄那一片白髮，  
聲淚俱下！  
說過那慷慨激昂的大話：

我一生跌跌擗打，  
如今已斑斑白髮，  
我決心把晚年交給偉大的鬥爭，  
臨終時真正够得上一個作家。

幾句話贏得了掌聲劈拍，  
但願你古樹開花！

曾几何时？

头上白髮又增加，

自己的諾言，是怎样回答？

趁着右派的狂風，

駕着反党的烏云，

文章、書信、謊言、誣蔑，

强弓弩箭，内外夾攻！

教条主义把我扼殺！

宗派主义把我害殺！

春天呀，把我冻殺！

祖國呀，不屬於自家……

天地虽大，

放不下白髮蒼蒼的洒家……

昨日游江南，

今日憩高山，

任他說，任他寫，

他却“打开窗戶”，

詛咒这光明世界；

閉門寐想，

眷戀那昔日的云烟！

他怎样熬白了鬢髮？  
他一生做过些什么？  
这白髮是何光采之花？  
讓歷史一一回答。

他曾經顯露过青春才華，  
那是在共產党哺育之下。  
生活也曾經賜給他榮譽，  
他却昏昏然神魂飛上云霞！

当祖國在緊急的关头，  
他却背离了党，臨陣逃走。  
懼怕革命妨碍自己的錦綉前程，  
去追求另一种良辰美景。

当人民正進行血火斗争，  
他却在杜撰那色情式的爱情，  
使千万人迷恋那粉紅色的夢，  
忘却了祖國的灾难，嚴峻的斗争！

沉醉于廉价的掌声、名声，  
如同迷恋肺病患者頰上的紅暈。  
抗拒朋友的忠告，奔走豪門，  
接受敌人的贊賞、吹捧。

曇花已謝，迷夢難醒，  
右邊跌跤，右邊打滾，  
背叛真理，背離人民，  
兩鬢白髮，只換得罪過重重。  
無視一生殘酷的教訓，  
却仍然抱守着丑惡的靈魂。

啊！生命已近暮鼓晚鐘，  
生活却是燦爛光明。  
珍惜白髮千萬根，  
就該投入生活海洋，  
清洗那腐朽的靈魂，  
迎接另一個青春。  
或則是愧對子孫，  
白髮換不來光榮的墓志銘。

（原載“長江文藝”1957年9月號）

# 是一塊什么“材料”

——寫給右派分子

沈 耘

你在座談會上拚命叫囂，  
那些高論真使人不敢領教。  
“我干了二十年文藝工作，經驗豐富，  
共產黨還不知道我是個什么材料！”

“他們都是些教條主義者，  
不懂文藝怎么配當領導？  
我們搞一個同人刊物放它几炮，  
把‘山花’‘烏江’一起轟倒。”

這些自我贊揚確未誇張，  
久仰你在舊社會當過“無冕之王”，  
外加“文化搨客”的光榮稱號，  
一貫拋售反共反人民的惡毒文章。

今天沒有和你算算老賬，  
這是我們對閣下很抱歉的地方。  
給你一盆清水和明亮的鏡子，  
好讓你洗掉滿身的腥臭、骯髒。

遺憾的是閣下雄心不死，  
隨時都投出你那暗箭明槍，  
看：你又塗上厚厚的一層粉墨，  
打算再來個“袍笏登場”。

“蚍蜉撼樹”你枉費氣力，  
“螳臂當車”也太不自量；  
是一塊什麼材料還不明白呀，  
請問你——右派隊伍中的堂堂主將？

人們不需要你這樣的“材料”，  
人們更不容許你這樣猖狂；  
快扯下你頭上的野鷄毛吧，  
在無產階級的文藝陣地上繳械投降！

（原載“山花”1957年8月號）

## “士”的真相

曾艾

右派分子們披上了一件“士”的外套，  
处处表示他們有非凡的清高，  
对一切人都不屑地撇撇嘴，  
对一切事都輕蔑地笑一笑。

靠近組織。“哼，这不过是钻营拍馬。”  
努力工作。“哈，这其实是乘机往上爬。”  
哼哼哈哈，又把胸脯拍：  
“出污泥而不染，我才是白玉无瑕！”

好，先生們！你們都是些非凡的人物！  
那么，請把你們清高的歷史数上一数！  
“什么！什么！你要清查我的歷史，  
对待我們这些‘國士’，你竟敢这样侮辱！”

“你們这是損伤我的民族气節，  
陷害我这‘新人民’，你共產党要負責！”

告訴你，我們都是只可殺、不可辱的硬骨頭，  
就是人死了，也要保持高尚的人格！”

一邊說，一邊不住地遮遮蓋蓋，  
嘩嚓嚓，一件件“士”的外衣都給扯下來。  
揭破這些自詡清高者的花言巧語，  
把這些“英雄們”的真相剖白剖白。

——有的“士”膜拜美國太上皇；  
有的“士”為蔣介石的壽辰做文章；  
有的“士”一手拿着烏紗帽，一口咬着大拉斯●，  
厚着臉皮說：“有奶的便是我的娘！”——

夠了！這些丑態令人作嘔，  
什麼清高，什麼氣節，都是一派胡謔。  
你們再不能在人民的世界裡招搖撞騙，  
你仇視人民，人民還能待你“厚”！？

（原載“山花”1957年8月號）

---

● 大拉斯，英文 dollars（銀元）之音譯，某地一個右派分子曾說：“我最喜歡多拿點大拉斯。”



## 拉斯基的徒弟

王克浪

拉斯基是英国的反苏反共的反动政治学者，曾任英國工党主席。右派分子罗隆基是他的学生。1948年罗隆基寫了一篇支持战犯李宗仁竞选伪副总统的文章，署名为“拉斯基一門徒”。

有一个著名的右派头目，  
自称拉斯基的徒弟。  
他賭咒發誓，这样交代問題：  
“把我的骨头燒成灰吧，  
我也沒有反党反社会主义。”

人們掏出記憶中的筆記，  
当面給他攤开老底：  
是誰向民族敌人献計，  
要求共同反共親美？  
是誰大做无耻文章，  
在“新月”上咒罵共產主义？

是誰“歌頌”法西斯的“德政”，  
惋惜中國沒有墨索里尼？……

够了够了，拉斯基的高足子弟，  
三十多年啊，  
你眼望着、心向着  
拉斯基式的“西方極乐天地”。  
你說你沒有反党反社会主义？  
縱令骨头真的燒成灰吧，  
你刻骨鏤心，死也沒有忘記：  
“只要援蔣美元給我十分之一，  
我也大有可为，  
好与共產党分庭抗礼。”

（原載“星火”1957年9月号）

## “超階級”的“灵魂”

南 丁

報載：右派分子馬長風說，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師”，是“超階級”的，既不屬於地主階級，也不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无產階級。他們

不需要改造云云……

在報紙上

我讀到了一則新聞，  
一位“詩人”說他有  
超階級的不需改造的“靈魂”。

“什麼地主階級，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  
全都去他媽的！”

“詩人”宣布：“我不屬於任何階級。”

這倒是件新鮮的事情，  
既不屬於任何階級，  
難道是屬於人類以外的其他什麼？  
“詩人”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

從此我就對“詩人”加以注意，  
不過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  
老實說，我有些失望，  
原來他玩了一套騙人的把戲。

我看到了那“超階級”的“靈魂”，  
已發了霉，還發出酸臭的氣味，

道地的資產階級的產品，  
一堆發了霉的、惡臭的垃圾。

無產階級的清道夫們，  
快快打掃，把它打掃干淨！  
這垃圾十分有害，  
對於我們春天早晨的空氣。

（原載“奔流”1957年8月号）

## “英雄”落水記

王東維

大鳴大放多熱鬧，  
共產黨似乎不妙；  
鼻子伸出一嗅，  
呵呀！時機已到。

一面大旗挑起，  
正面：“幫助黨整風”，  
背面：“向共產黨進攻”，  
旗子後面藏槍刀。

鑼鼓家伙一起敲，  
一代“英雄”出來了；  
方才还文質彬彬怪“清高”，  
一轉臉殺气騰騰露牙爪。

部下兵馬实在不多，  
腰間武器倒还不少；  
一伸手“法宝”几件：  
丑化、歪曲、污蔑、造謠。

“共产党不能領導，  
这几年搞的一团糟！”  
“社会主义太不好，  
‘錯誤’总根从这兒找。”

只顧耍槍弄刀，  
不防褲子掉了；  
哪是什么英雄，  
无非蛇怪狐妖！

旗子翻轉一瞧，  
禍心再也难包，  
惹得群情激憤，

紛紛起來聲討。

共產黨沒啥不妙，  
社會主義越過越好；  
倒是那些“英雄”，  
掉到水里去了！

（原載“長江文藝”1957年9月號）

## 六教授翻筋斗

俯拾

六月的熏風

吹的心痒痒，

六教授會議

選擇了好時光。

一聲緊急哨象悶屁吹出褲管，

偷偷地、偷偷地溜來了曾、錢、費、陶和吳、黃。

會議呀，開得十分“好”，

七張嘴巴呀，放出了乒乒乓；

章“領袖”呀，喜的脖子脖子脖子紅，

話声与酒菜一齐在嘴里行动：

“是什么形势呀？”“‘五四’、波匈事件前夕！”

“怎么办呀？”“决定造反大进攻！”

趁共产党还搞“估计错误”的整风，

趁群众向党提意见的兴趣正浓，

扣他一串帽子：“全党脱离群众”……!!!

打他一阵闷棍：“有罪无功”……!!!

快煽动“学生上街结合市民”，

要找头儿吗？咱们拍拍胸！

火柴、火把、火油、火药一齐用，

点呀！烧呀！炸呀！从南北到西东。

会议的胜利鼓声打的噼蓬蓬，

嘻嘻！下台!!!“超额完成了任务”的英雄！

我六教授七妖魔八鬼怪要登台成龙，

喂！拉紧老罗吧！曾、吴呀费孝通！

痛快！痛快！难以形容，

会后十几天的疯狂梦。

不妙呀，最后一分钟，

工农发怒啦，学生、知识分子……跟从；

哎哟！我们的人哪里去了？哪里去了？

救命呀！咕咚！咕咚！咕咚！……

（原载1957年7月6日“人民日报”）

## “元帥”的悲哀

王以平

共產黨整風了，  
要把三害除掉。  
S先生沖昏了頭腦，  
拍拍腦袋，暗暗發笑：  
“嗨！妙！妙！妙！  
今天時機已到！”

“唔！下手不宜太早，  
先看看有多少人發牢騷。  
錢二和我志同道合，  
他團結的人不少；  
李四對我有意見，  
唔！不要緊，  
因為他殺父仇未報，  
明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先要他賣身投靠！”



S 先生在屋里夢想，  
房門外人声嘈嘈。  
想不到啊，想不到！  
新的隊伍早就組織好。

張三戴上了白手套，  
掩盖了一双血腥手；  
李四不象个特务臉色，  
头上端正了遮陽帽；  
王五麻子爭着要“翻身”，  
“教条主义把我扼殺了”。  
刘七刘八乱嚷嚷，  
“我的作品他們不發表”。

东一舌，西一嘴，  
S 先生腦袋弄昏了。  
还是錢二先生走出來，  
他搖搖雁翎扇，  
甩甩八卦袍，  
“現在問題很明了，  
决不讓共產党蛮橫霸道！  
我們要青天白日的繁榮景象，  
請您來做个領導，

因为您威信高！”

張三送來紫金盃，  
李四送來元帥袍，  
王五麻子送來四小旗，  
插在背上隨風飄。  
錢二先生施个礼，  
請S先生插上野鷄毛。  
只可惜，不能插得太高，  
插高了，暴露目标，  
唔！不高不低，  
屁股上正好插上野鷄毛。

錢二当軍师，計策早訂好，  
到处放火，到处开炮，  
攻一下，再攻一下！  
集中精力，統一步調，  
學習胡風这个“歷史人物”，  
學習匈牙利的紅衣主教。  
S元帥作了先鋒，  
刘七、刘八也充当打手。

干！干！干！  
先打垮“党八股”报；

干！干！干！

再打垮党的領導；

干！干！干！

叫共產党趁早下台；

干！干！干！

办报纸用蔣家店的漿糊剪刀。

干他个殺气喧天，

干他个血染征袍！

捷报四处傳來，

軍师的雁翎扇越搖越高；

捷报四处傳來，元帥的野鷄毛越插越俏。

正得意間，

嗨！竟突然來个想不到，

想不到！

工人農民發言了！

一声霹靂，云散烟消。

知識分子也真是不可靠，

他們都向社会主义跑！

陣綫里已經潰不成軍，

刘七、刘八都变成小丑，

一个个現出原形，

好比端午節喝了雄黃酒，

嗨！这是怎么搞的！

难道把时局估计错了？

元帅收起帅字旗，  
老泪纵横，赶快“检讨”；  
“我是思想右倾，  
和中国人民开了个玩笑。  
我上了野心家的当，  
帮他们做了大炮，  
我只是有些牢骚，  
并没有反党反领导……”  
他一边说得很痛心，  
嗨！又一个想不到呵，  
想不到！  
想不到翘起屁股，  
露出了一撮野鸡毛！

（原载“新苗”1957年8月号）

# 十六字真言<sup>①</sup>

(陈銘樞“淨瓶”<sup>②</sup>)

## 俯 拾

——右派怨复舟，風波倍添愁！

污蔑的咒罵發自房間，  
直飛入講究的豪華廳堂，  
此日里灯紅酒綠，  
高雅的座上談笑風生。

滿嘴的老弟老兄叫个不完，  
一連串放大炮好比吃糖，  
为未來的“領袖”頻頻干杯，  
把父親母親姓什么完全遺忘。

專心尋找劈殺凶器，

---

① 陈銘樞公然污蔑毛主席（見本年7月15日“人民日報”）。

② 見西游記三十五回，“金角大王”要拿它的寶貝“淨瓶”裝別人，結果自己反被裝進去了。

挑选出一大批恶毒字眼，  
陈公館宝庫里有的是旧刀槍，  
磨磨刮刮湊成了十六字真言。

念念有辞地祭起凶器第一宗，  
黑气騰騰地出現“好大喜功”，  
“宝贝，請！  
砍掉他好为人民謀大幸福的头腦，  
撕碎他喜为祖國立功的心胸！”

念念有辞地祭起凶器第二样，  
一股臭气噴出了“喜怒无常”，  
“宝贝，請！  
不許他一見革命就喜的眉飛色舞，  
不許他一見反革命就怒的‘輕于挫伤’！”

念念有辞地祭起凶器第三件，  
“偏听偏信”放出一陣毒箭，  
“把他射倒在相信真理、相信人民說話之前，  
問他再敢不信右派的狂妄語言？！”

念念有辞地祭起凶器第四把，  
“鄙夷旧的”飛濺血花，  
“看看还敢鄙視‘古典’、古賊、古凶手……不？

寶貝呀，和我屋里放出的老反革命——齊沖殺！”

真言寶貝當然還沒有完，  
好象“一心想作領袖”的吃大餐，  
不幸真言是“金角大王”的“淨瓶”，  
恰好給咒罵者自己作死牢監。

无情的揭露追入房間，  
直跟出繁華已冷落的廳堂，  
徒怨懷往日燈紅酒綠，  
空惆悵秘密宏圖如春夢一場。  
難兄難弟章、羅……已難來訪，  
“問汝何事棲碧山？”  
默而不答心自慌……！

（原載 1957 年 7 月 20 日“人民日報”）

算 錯 了 八 卦 ！

傳 仇

他們沉默了很久，

沒有說多少話，  
有時也一言不發；  
在勞動者的面前，  
他們為社會主義鼓掌，  
為每個新的成就也喝采獻花。  
看起來，他們的頭腦在變化，  
心里呢，可在惡毒地咒罵！

他們不是沉默的“君子”，  
懷里藏有一個八卦，  
早就在占卜風雲的變化；  
在他們的秘密聚會里，  
為資本主義祝福、干杯，  
為他們的夢想作了周密的計劃。  
這群偽君子，真會欺騙詭詐，  
都象狐狸一樣狡猾！

他們的八卦可算得靈驗，  
“整風”運動來了，他們的精神突然煥發，  
到處放火，出動了他們的全班人馬；  
妄想推翻人民民主專政，  
要把共產黨“整”垮！  
在“鳴”“放”聲中來了一次總“爆發”！  
瞧，這一声“爆發”，露出了尾巴，



这样右派野心家，算錯了八卦！

（原載“星星”1957年8月号）

## “良心一條”

苗得雨

人們叫他徹底交代，  
他竟然把鼻涕一扯，兩眼泪滔滔：  
“嗚！良心責備我了！  
我呀，到底還有良心一條！  
我呀，怎能昧着良心硬編造？  
我與黨向來以赤心相交，  
黨對我的照顧也無微不至，  
假若黨是主子我是狗，  
我即使死了也得為黨效勞。  
現在你們竟然說我反對黨的領導，  
今古奇觀呵！就是小孩听了也會把頭搖。  
我說統購統銷給人民帶來了災難，  
那是我思想過于‘人道’，見人們排隊就心如刀絞！  
我說肅反工作一團糟，  
那是我辯証法沒有掌握好！

我說共產黨是棍一條，  
那是我想把富有詩意的警句創造，動機可好，  
總之，我的心里絕沒有烏七八糟……  
至于政治陰謀，那，那，那就更談不到。  
假如老天爺允許挖出心來還能復生，  
那我就馬上挖出來讓大家瞧瞧！”  
瞧！瞧！他哭的比唱的都微妙，  
作為魔術家，噫，他算有一套。  
他呀，說的真是一點差不了，  
“良心責備”對他效力真不小，  
“良心”既會叫他造大謠，射毒箭，放黑炮！  
也會叫他裝癩狗，耍死貓，玩花招！

（原載“前哨”1957年8月號）

## 名 目 繁 多

袁 水 拍

“我有錯，我有誤，  
我的錯誤非常多，  
一、二、三、四、五，  
首先，過分；其次，過火。

發言過多，言多必誤。

現在我來檢討：

我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又有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還有個人英雄主義，個人自由主義，  
甚至個人利己主義，自由利己主義，  
個人英雄利己自由主義，  
以及反教條主義的個人主義的意氣，  
加上個人的樂觀主義，  
於是變成了個人的利己的樂觀的自由主義。  
不管什麼主義，總之我是違背了集體主義，  
採取了個體主義，  
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又不徹底，  
對資產階級作了片面的估計。  
但是，必須聲明的是：  
我不是反社會主義，  
而是確確實實的擁護、相信、贊成社會主義，  
我每天從事十小時以上的工作和學習，  
為的就是社會主義。  
工作時間以外呢，  
當然是飲食、睡眠、休息，  
這些當然說不上什麼個人主義。  
因此我又不象是什麼個人主義，

或者个人英雄、自由、利己等等一切主义，  
而是道地的社会主义。”

一堆話既象一个拗口令，  
又象一个騙騙小孩子的謎。

“好啊！心安理得，愉快輕鬆！

好啊！某人頗有种！有种！”

这是一家报纸的喝彩，

不过这决不是什么光荣，

这报纸出在香港，

性質反动！

（原載“新觀察”1957年第15期）

## 眼泪鼻涕之战

（中國作家协会党組擴大會上的速寫）

李濁照

好象扯謊也是本能一樣，所以在今天能毫不費力的便使用了。

——“莎菲女士的日記”

当她揮起利劍  
向党霍霍地示威时，  
她疾言厉色，大哭大鬧，  
咒罵、污蔑象流不尽的河水。

当她用涂着毒液的箭，  
射進你的灵魂时，  
她滿臉笑容，低声細語，  
慷慨地給你无限溫存。

如今她換上一副新面容，  
支支吾吾，吞吞吐吐，  
就象有一条小蛇，  
把喉嚨緊緊塞住。

要她交代个人野心，  
“啊喲，我实在記不清。”  
要她坦白反党活动，  
“啊喲，我的头又痛……”

“同張三划过船，  
同李四下过圍棋，  
对了，还找过几回王五，  
因为他是支部書記。

“要說是反党这些就是，  
反正我怎么也記不清。  
怪只怪我是个自由主义，  
驕傲自滿，加上点兒溫情。”

說着說着兩行眼泪淌得快，  
說着說着声音变得好奇怪，  
說着說着掏出一条小手絹，  
說着說着擦过去又擦过来。

挪开手絹偷偷瞧一瞧，  
誰都沒有感动分毫！  
眼泪鼻涕一齐落了空，  
蹩脚的把戲沒个人叫好。

一不做，二不休，  
索性捂起臉來哭幽幽，  
反正眼泪不值錢，  
給你們來个軟磨硬纏鬼打馱！

够了，收起这套过时的法宝吧，  
省得手絹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眼泪鼻涕只能招來厭惡和憤恨，

休想靠这些蒙混过关！

（原载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 右派先生的健忘症

袁水拍

但我却把历史的罪恶忘了——某右派先生的话。

得意上台抓兵权，  
失意下台当和尚，  
“剿共”司令抖威风，  
袈裟一披进佛堂，  
军统中统座上客，  
美国特务也来往，  
切切私语密室里，  
叱咤风云杀人场。  
可是他说：“对不起，  
历史罪恶我已忘。”

横征暴敛十几年，  
独霸一方土皇上，

刮了地皮种大烟，  
踏平山头烧村庄，  
河东河西白骨洞，  
山南山北万人坑，  
各族人民都记得，  
血泪事迹一桩桩。  
可是他说：“对不起，  
历史罪恶我已忘。”

敲剥百姓卖壮丁，  
腰缠万贯伪县长。  
“戡乱宣言”他起草，  
文化特务气焰狂。  
反共文章称魁首，  
集中营里常演讲。  
特刑庭上当法官，  
签字枪斃共产党。  
难道都已记不起，  
历史罪恶统统忘？

洗面革心重做人，  
人民原可以不算账。  
教书的依然给他书教，  
当官的依然给他官当。●



但是，自己犯的罪既記不起，  
人民給的恩也忘个精光！  
举手贊成社会主义，  
拔脚就踢共產党！  
为什么做好事腦力衰退，  
做惡事又精神健旺？

右派先生！  
你要記住这个教訓，  
不管你高兴不高兴，  
歷史他从来不害健忘症，  
一筆一筆記分明。  
是啊，这真是歷史无情！

（原載“新港”1957年8月号）

## “有所提高”

（章乃器“檢討”）

俯拾

“今天的檢查……有所提高”，

● 鄧初民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有这样的話。

連戴几十頂帽！

什么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驕傲自滿……直堆上天，  
还有片面性、无組織、无紀律……挤眉弄眼。

这样的“主要是思想檢查”真是痛快，  
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一概推开。

宗弟比“宗兄”究竟多点口才，

“只求对革命有利，不怕当右派”！

右派哇，居然能为革命發財！

为革命發財——

發革命的財——

推翻革命發財！

怪不得大下巴生來專会嚼大菜。

大下巴一动，平时說話就很“乖”，

配合着背里藏刀粗腰款擺：

他“爱护党中央象爱护自己眼珠一样”哟！

看刀！

他“有职有权是斗争得來”！

大下巴再一动，又酸又坏；

“上級作出决定后我坚决执行”哟！

看刀！

“盲目服从上級”“神化上級”“个人崇拜”！

“軟弱无能”啊，  
“工作效率不如國民黨时代”！

大下巴又一动，越發妖怪：  
他“对工農分子有感情”呦！  
看刀！  
“不正派”“品質惡劣”“貝利亞”！  
窮小子怎么配做領導当家！

所以啊，一晃尖腦袋，“應該”：  
“党管政治思想工作，我管行政領導”！  
人民民主專政赶快无代价拍賣，  
由他“太右”的資本家、地主上台！

哎哟！这些陰謀絕對不能檢討交代！  
咬着牙根且把“科学”安排，  
一面罵自己“狂妄”一面准备暗箭，  
回头三下叫共產党早日投胎！

第一箭檢討他發表國際、階級关系等意見真不該，  
暗中污蔑党不讓他說話把他制裁！  
第二箭檢討他“态度”“得罪了不少人”招來怨毒，  
暗中污蔑党对他无原則的打击报复！  
第三箭檢討他对統战“政策性活动”“暗流”很隔膜，

暗中污蔑党对民主党派偷偷摸摸！

三枝狠毒的暗箭要轉敗为勝，  
“檢討”就这样“提高”上升；  
好象他吸飽人血只說是吃点点草，  
砍人腦袋还說是試試刀！  
对死硬无賴好象对石头不能用脚踢，  
把它扔進毛坑里吧，也許比較好。

（原載 1957 年 8 月 20 日“人民日報”）

## 質問右派野心家

王書懷

你的“自由”究竟是什么呢？

你可以在台上胡謔八扯，  
沒有人去堵你的口；  
你可以在背地比比划划，  
沒有人去捆你的手。

可是你还总是苦喊：

“沒自由!”“沒自由!”

你的“自由”究竟是什么呢?

难道是要这六万万人头都作你的刀下肉?!

你的权限还要多大呢?

請你作科長嘛,

你說那是不重視;

請你作主任嘛,

你說那是擺樣子;

請你作部長嘛,

你說那是空牌位;

請你作代表嘛,

你說那是走形式……

哎呀,我的好先生,

你的权限还要多大呢?

难道一定要調动三軍用八抬大轎

送你到故宫去?

(原載“北方”1957年8月号)

## 右派一、二、三

鄒荻帆

### “一边倒”的編輯

这位編輯先生，  
本領真是高明。  
自称会唱反調，  
台灣喝彩連声。

反对教条主义，  
反对思想右傾，  
兩条战綫斗争，  
他說：“一条就成。”

高呼拥护方針，  
齐唱大放大鳴，  
只准右派放火，  
不讓左派点灯。

基層到处放火，  
要引八方响应。

介紹“拆牆經驗”；  
——就是向党斗爭。

尋找一点錯誤，  
得出普遍結論，  
如此邏輯之下，  
“共黨糟糕得很”。

一头倒進資產階級的懷抱，  
兩手舉起來反對人民。  
“先生，你那只紅筆，  
欠了多少筆債，  
還不趕快把欠債來還清！？”

### 兩條心的“幹部”

他把自己比做工蜂，  
他把為人民服務  
說成給黨員做工。  
說共產黨剝削了他的蜜，  
說黨員站在他頭上一千斤重。  
實情是他的父母妻兒  
按人口領取生活福利金，  
還罵組織上沒有養他的外甥，  
他延誤了工作鬧加薪。

他罵辦公室是精神監獄，  
他罵人事處是派出所，  
他說：“肅反搞得草木皆兵，”  
他口口声声要看檔案卷：  
“我不知有什麼黑鍋背上身！”  
原來他的反動史沒有交干淨，  
要組織上揭個底，給他看分明。  
還要保證再沒有肅反使他惊心，  
他的一肚子暗鬼見不得人。

這時候他大發雷霆：  
“既然對黨整風，  
和風細雨算什麼？  
要堅決鬥爭，冷酷無情。”  
當然他要這樣，  
他老早把共產黨看成敵人，  
他的立場是反人民、反革命。

### “三分天下”的政客

“魏蜀吳，爭漢鼎，”  
這 1700 年前的歷史，  
他記三字經般記得真。

第三方面勢力，



裝兩張面孔，  
抱一顆野心：  
“將來一旦揭開二帘子，  
登了政治舞台，  
君就是君，臣就是臣。”<sup>①</sup>

那時候，  
他一邊和共產黨握手，  
一邊向蔣介石賣弄風情。  
一邊擁護共產黨召開新政协，  
一邊祭起陰陽陣——

天下三分：  
共產黨在黃河飲馬，  
蔣介石在長江列兵，  
第三勢力在華南布陣。

如今良辰不再，好夢易醒，  
人民民主專政江山穩。  
他使出了第三套法寶——  
把知識分子三等分：  
團結落后爭取中間打擊左派，  
政治設計院代替共產黨領導，  
社會主義加英美議會有何不行。

---

① “君臣”等語，及“到廟里當和尚”，均見嚴信民揭露章伯鈞的材料。

人民大众都发出了怒吼：  
“我們和共产党是一条心，  
誰要破坏社会主义，  
我們鉄錘和镰刀就和他拚。”  
他曾有过第四套法宝：  
美夢破碎时到庙里当和尚。  
先生，遁入空門也不行，  
反社会主义活动应该交代清。

（原載“詩刊”1957年7月号）

## 灵魂腐蝕师

袁水拍

### 反党的作家

向敌人賠罪，  
向人民示威；  
对叛徒抱同情，  
看同志象眼中釘；  
攀特务做至親，  
把組織当仇人；  
身为共产党員，

却害怕家里的公務員；  
提倡“士為知己者死”，  
哪管他是階級異己分子。  
聯絡一幫人反黨，  
却誣蔑黨有宗派。  
揚言只要寫出作品，  
便有反黨資本；  
一本書可以獵取名利和“不朽”，  
叫青年作家都跟她走。  
勸你趕快醒悟，  
離開反黨道路！

### 封建把頭的導演

招牌是電影導演，  
實際是封建把頭。  
有奶便是娘，  
有錢就伸手；  
工農兵方向，  
早已拋腦後。  
居然喊口號：  
“為人民幣奮鬥！”  
走錯了道，  
趁早回頭，  
要做靈魂工程師，



2 038 7217 6

莫当灵魂劊子手。

## 洋奴政客的記者

記者兼教授，  
政客兼文人，  
投靠政學系，  
巴結宋子文；  
吃飯在中國，  
存錢在倫敦；  
和這個女人相好，  
又和那個女人訂婚；  
身穿人民裝，  
心在大西洋；  
從來腳踏兩隻船，  
自夸門門不落空。  
認美國領事是“神仙”，  
罵自己同胞是“賤種”，  
洋奴的靈魂，  
西崽的行徑。  
鴉片文學有定評，  
進攻黨和人民。  
要想重新做人，  
必須洗面革心。

（原載 1957 年 8 月 28 日“人民日報”）

永利釘

# “超階級”的“靈魂”

[反右派諷刺詩集]

本社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7.11/21



“超阶级”  
的  
“灵魂”



反社会  
主义言论

义制度

上海文化出版社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以反右派斗争为题材的諷刺詩集。其中所輯的四十八首詩歌，大都是揭露右派分子的陰險、狡詐的丑惡嘴臉及其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質的，也有几首是批判階級立場不明和嗅覺不靈的人的。讀了这些作品，使我們認識到在革命过程中階級斗争的复雜性和長期性，而詩人們如何运用詩歌形式作为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人進行斗争的武器，也是值得學習的。

“超階級”的“灵魂”

〔反右派諷刺詩集〕

本 社 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号

新光印刷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

开本：787×1092 耗 1/32 印張：3 3/16 字數：61,000

1957 年 9 月第 1 版

195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5,000

統一書号：10077.648

定价 (7)0.30 元